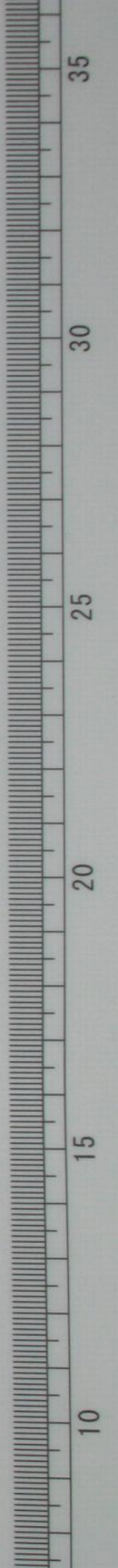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5

五



30-5
文庫 17
W142
5



杜詩論文七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至德二載夏行在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第一首。追序未至之前。西望鳳翔之信。而無人往來。

上詩論文

行在七



010185186968

也。眼穿正當落日。心死如著寒灰矣。當落日正是西望也。西望而終不得信。遂冒險而來。但見霧樹成行。若為相引。蓮峯在望。忽爾當前。此二句身在道中矣。及既至而所親怪我老瘦。孰知賊中潛度已極其辛苦哉。老瘦反從親友目中看出。苦甚。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巾。

第二首初至之時也。昔也愁思而聽笳聲之夕。每淒涼而望漢苑之春。已不望生還矣。今日忽爾生還。雖

為可喜。回思間道奔馳。寄性命於俄頃。所謂歸則人不歸。則鬼。故曰暫時人也。既至見司隸之章服方新。南陽之氣色已改。二句用光武事以比肅宗。昔欲望一信而不可得者。今親見之。不覺喜極而淚下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第三首既至之後。深喜之之詞也。蓋間道而不達。則死於道路。誰知之者。此時身當其際。不知其苦。及歸來痛定。始知自憐耳。不意重見太白之雪。復遇武功

之天。况武功太白之間。朝廷麤定。而影靜立於班行。心已蘇於侍衛。始信肅宗再造。從此始矣。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生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欽崆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

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此既至行在而憶家之作也。因思去年潼關之破。留家鄜州。隔絕已久。至今夏而得達行在。困苦之中。麻鞋破衣。以見天子。朝廷憫其生還。親故傷其老醜。乃於流離涕淚之中。忽受拾遺之命。主恩厚矣。故欲一訪家室。而不忍言也。且寄書往問。不知家猶在否。傳聞寇亂之餘。此地亦曾罹禍。殺戮殆盡矣。如果然乎。則山中破屋。已無人居。而蒼松僻地。骨猶未朽也。如

未必然乎。則亂兵之中。幾人得全性命。焉得一家盡
 免乎。况盜賊既多。猛虎不少。使我鬱結而回首。也是
 亂後消息未來。徬徨未定光景。自家書去後。又已十
 月。固日夜望之。又恐傳聞或真。消息未來。尚有萬一
 之望。若消息一至。便是決絕之詞。既望其來。又畏其
 至也。寸心之中。一日千慮如此。又歎運數雖已興隆。
 平生又復耽酒。乃於歡會之處。鬱結沈思。恐家室盡
 亡。遂作窮獨。故遇歡場而獨戚也。

得家書

去憑游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
 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趨帳
 殿。一命侍鸞輿。北關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雁。秋
 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因游客之便。昔為奇書而往。今又附書而來。始知消
 息也。家室猶在舊居。二子幸得無恙。喜可知也。又歎
 臨老羈孤者。因奔趨帳殿。而受拾遺之命。斗二毛。接
 臨老帳殿。是行在也。然慶緒未除。北關之妖氛尚滿。
 飄流未幾。西郊之白露已涼。蓋夏日至此。今已秋深。

矣。涼風秋雨。過馬生魚。物物感人家。思則何日得歸。
而荷鉏終老乎。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
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群
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屯。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聲
名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緇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
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絕島。尊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
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稿。西極

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驄馬御史之馬也。新為剪剔。被以銀鞍。而繡衣之郎。
騎向交河之道矣。夫交河萬里。何以草草相別。因天
子為吐蕃而憂涼州。故嚴程刻往耳。下接憂涼州。去
秋吐蕃陷隴右諸郡。不得不加驅除。斧鉞雖為剪寇。
而玉石未免俱傷。故命君往撫遺黎。再造風俗也。因
言我叔父鴻漸。鎮涼州。領元戎。亦自臺省而出。今又
奪我同官之良。使按城堡。令我慘不能食。而懷抱俱
惡也。以上赴武威。下四句方及長孫。若人才思之濶。

如長天巨浸。使我尊前既失詩流。反令塞上忽得國寶耶。下二句送別。所以皇天若為興悲。而雲雨浩浩也。又言今東郊烽火未息。朝野彫瘵未除。則西柱將傾。侍御此行。何以整頓之乎。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絃。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彫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綬。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

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游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先王制弧矢。以威天下。自玄宗失柄。亂無寧歲矣。故川谷血流。豺狼相噬也。肅宗長驅北來。力振彫敝。雖頓兵鳳翔。而風行沙漠。雖二京未收。而威制四海。所

以漢水清。淮湖通。使者星馳。而王綱未絕也。以上序時事。下序侍御赴漢中。南伯求從事之賢。而君相合於立談之際。以君能上知星曜。下識山川。聰明淨於冰雪。意氣銳於雷霆。故輟諫官。以歸幕府。雖往無此例。蓋至尊方且肝食。仗爾出布嘉惠。方以補闕徵入。又以御史晨征也。正當艱難之時。籍爾為長久之計。爾焉得辭乎。以下送別。回風吹獨樹。自喻也。白日照執袂。紀時也。慟哭蒼山之下。而山家之戶皆閉。寫別意之蕭條如此。居者方為牢落。自謂也。行者且復迢迢。謂長孫也。下乃自歎。我方徘徊而悲生離。局促而老。一世雖為陶唐之遺民。亦望後漢之長久而愧無匡復之才。亦將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年。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空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輕。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燧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
 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
 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
 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夾輔待
 所致。

南風夏時也。而忽作秋聲。所以當炎熾之時。而多殺
 氣也。殺氣盛。故非時而鷹隼擊矣。以興時危而異人
 始至也。四句喚起。下一段接異人至。吾弟草澤奮身。
 請入論事。詔書引上。能敷陳以動帝聽。所敷陳者。論

兵為急。兵法五十家。俱出腹中。既應對捷如轉丸。又
 疎通不拘文墨。此外經綸之策。皆出新語。資其謀畫。
 足以反正神器矣。乃敷陳之間。言及宗廟焚毀。君臣
 俱為下淚。見其能感動肅宗也。今鳳翔之根基未壯。
 吐番之反覆不常。西方極為瘡痍。連山皆為烽燧。故
 用人為急耳。於是帝命之曰。大布縫掖之儒。藉卿以
 佐元帥。我欲坐清流沙。命子奉使歸。當再為前席也。
 又曰。以子之才。豈必歷試於遠。蓋欲存此武威之郡。
 為畫長久之利耳。以上序事。以下序送。孤峰荒驛。快

馬金羈立赴西河矣。而西河風景黃羊既為可食。蘆酒亦能醉人。殊不惡也。又言遇事踴躍。固為人情。而慘淡經營。始知志士安邊固不足言。而反正終藉子計耳。末言駕鼓車者。不必騏驥之才。回首龍吟悲鳴。淚下。以比佐幕非子之任。然夾輔乘輿。以取遠道千里。可立致也。前後皆以比興起結。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游。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

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阪。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辭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豬韡。羌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烏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昔陷賊中。尚與子同游。今歸行在。乃迫於王事。而子去我留也。蓋因戎馬偏側。主上殷憂。欲得良籌之士。子軀幹雖小。氣槩甚雄。遇艱難而奮身。視寇讎而誓裂。故朝廷壯其節而遣子耳。况乘輿既駐。鳳翔則同谷。為咽喉要地。西扼弱水。南鎮枹罕。承平之日。尚時有剽劫之患。今慶緒未滅。襟帶悠遠。可不煩控制乎。府中既有韋使君。足以懷柔遠邇。而評事為使君之姪。又具俊才。二美既合。更何求哉。於是受命於太白。鳳翔也。走馬於仇池。同谷也。西方苦寒。沙土古色。而

善裂。陰雲帶雪而常多。况地雜諸羌。豪豬作靴。青兕為裘。時出寇掠。故蒼山列守。旌旆生愁也。蒼山之中。昔為鳥巢。今鳥驚而出。昔為龍湫。今龍怒而移。此乃古來無人之境。而今且橫戈矛矣。傷子為文儒。亦感激而西去乎。嗟嗟。中原格鬪未已。後會不知何時。然百年自有定命。何足計其浮沈哉。今止為良友之戀。而握手踟躕耳。夫論兵計定。而使遠境清寧。亦可冥搜佳句。時相投寄。以慰所思可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行在七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赫舊家聲。雕鷲
 乘時去。驂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
 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
 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餘封豕。周秦觸
 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
 金枕出。無復總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采恩朝共
 落。榆柳夜同傾。三月師愈整。群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
 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

機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
 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
 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
 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
 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詔發山西之將。郭中丞也。西屯隴右之兵。充節度使
 也。郭英乂之父知運。先為隴右節度。故曰淒涼而尚
 餘部曲。燁赫而重振家聲也。鷲鷲之勢。雖欲乘時。驂
 騮之鳴。尚多戀主。言其誠也。艱難必須長策。臨岐遂

爾奮身以王命難違。安邊爲急也。一段總序大意於
是斜日而軒車行邁。高風而旌旆飛揚。但見風悲天
永。沙亂山清也。一段序其去。因言吐番和好。雖懷舊
恩。而防邊上策。不在多事。自古馭外之法。惟有鎮靜
之中。默寓專征之意而已。一段序吐番隴右正控制
吐番。是正意。况蘄蕪周秦之地。盜賊縱橫。中原未靖。
皆祿山之餘孽。故前及於昭陽殿。茄吟於細柳營。內
人流離。王孫奔走。不特宸極僭居。且致園陵被發。金
椀出。總帳空。頂園陵句。宗廟毀而天爲雨泣。宮殿焚

而火至微明。果懸落榆柳。傾頂毀廟焚宮句。一段序
祿山之亂。天下之亂如此。正見吐番之宜撫安也。然
三月之中。王師日加整練。慶緒雖盛。且將就烹。是當
裹瘡痍而更戰。收功業於垂成。則妙譽所歸。人期元
宰。殊恩特降。且致列卿。幾時回邊庭之節鉞。掃京邑
之僥槍乎。一段望郭英。又收復。公今進圭竇之士。三
千。欲下雲梯之城。七十。我愧非齊之說客。庶爲魯之
諸生耳。雖戎已通籍在朝。而微班初忝。承公周行好
士。而獨坐爲榮。幸隨肩而夜漏趨朝。歎短髮而簪纓

空寄徑欲隨公而去。以為劉表之依。終於却顧不前。恐作彌衡之厭。故哀年惜別。而忍淚含情也。一段是自序。又言天下喪亂。邑廢而狐狸對語。村空而虎豹紛爭。人已連遭塗炭。公豈獨能忘情哉。廣平王為元帥。而方整紀律。李嗣業統前軍。而已歷舊京。所謂功已垂成。公宜速至也。則安邊扈從。可使功名在人後。耶。深望之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入世別離難。絕域

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維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接筆。傷時早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椀。奚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謀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送遠而秋風初降。西征而海氣已寒。止因帝京之氛。祲正滿。義所難辭。然人世之別離甚難。不勝留戀耳。送別意已完。下乃序使事。祿山干紀。天人共憤。至吐番亦為懷怒。願結和親。故詔書賜其君長。而長安已

望其兵甲矣。所以宣命之使。而前程甚急。然必得其良。而待士須寬也。以下入楊六子雲。久以清節自守。今日起而為官。故垂淚投筆。傷時據鞍。不復再計耳。從此塗路所經。漢節儒衣。絕域所不經見。將使山鳥驚怪。野豎聚視。既到彼處。則敬待使臣。將使蘆酒排於金椀。邊歌而捧玉盤也。此時草肥馬健。雪重廬乾。正吐番強勇之日。爾當慎其籌畫。使之助正。則歸米可執國柄。而鵬程萬里矣。勉之也。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初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此詩一氣直序。道因詩書而重。名為賦頌之雄。是以禮闈擢桂。早登科第。憲府乘驄。遂入臺班也。四句序事。下乃入挽。生涯與流水同盡。世事與浮雲俱空。惟有蕭蕭舊柏。昔為臺中樹。今為墓上封矣。悲哉。

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連。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扈聖而登黃閣者。惟公獨為妙年耳。扈聖在鳳翔也。如蛟龍之得雲雨。鵬鷃而值秋天。飛騰之勢如此。頂扈聖二句。拾遺與閣老屬官也。乃待以客禮。容其疎放。同若禁署。正在接連。蓋我於公。非止勢分之交。而以詩才相合。故新詩皆好。而為老夫之傳誦矣。

、畱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畱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將往鄜州省家。故曰止。因田園之計。而須暫往。又以

兵馬之故。而惜離群。以其去之遠。故畱詩以別。以其愁之多。故醉酒不辭也。况一秋苦雨。今日始晴。雨後新晴。正堪行路。其如山路角聲。處處令人腸斷乎。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綠酒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昨日燈花之喜。已許還家。今日綠酒相親。依然為客也。一醉已消客愁。詩成若有神助。頂綠酒句。况兵戈在眼。正用武之時。儒者迂疎。豈有謀身之術。而又被

微官羈絆不能自由。反愧田野之優游耳。

杜詩論文八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至德二載秋還鄜州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鳥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此初出國門時也。欲往三川而不能到。但見暮山重。

疊而已。褰衣寒水。落鴈尚浮。回首戍樓。飢鳥俱集。寫晚字也。今見市朝。既異。因知喪亂未休。雖得還家。鬢髮已白。能不遠漸江總乎。

徒步歸行

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明公壯年及時危。經濟實藉英雄資。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但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名公壯年有用之才。值時危用才之地。故經濟必藉

英雄也。夫社稷而傾覆矣。戡定禍亂者非公而誰。四句李公鳳翔千官飽飯已足。衣馬豈能輕肥。正寫草創之朝。百事艱苦也。而其中最困者。白頭拾遺。老年微官。遠訪家室。遂至徒步而歸耳。四句自序。公雖壯年。我則已老。若不相入者。然以心相知。正不在此也。今我之求公者。不過妻子困苦。往一省之。而徒步不進。為公借櫪上良驥耳。公許之乎。四句借馬。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

土詩論文

鄜州八

本言詩文
二
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此塗中所見紀事之詩。下首同溪山回互。曲折不窮。風於其間。不得徑度。故曰松風長也。其間蒼鼠上下。竄於古瓦。遠而望之。不知何王之殿。而遺構於石壁之下。殿曰遺構。則無人住可知矣。但見鬼火生於陰房。哀湍瀉於壞道。萬籟俱響。如昔日之笙竽。秋色鮮澄。空及時而瀟灑。因想當日宮女如花。今已化爲黃土。及見其盛者。止此無聲石馬耳。感今追昔。而憂來藉草。浩歌淚落者。因歎征途碌碌。誰能長保乎。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嶭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創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雖無新增修。猶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狩太白。駐馬更回首。

百里而入蒼山。斷崖忽如杵。日斷崖之內。層宮憑風。迴出其上。而風從杵日中來。其勢甚大。如在上囊之口也。下四句極言宮室之盛。立神像而扶棟梁。鑿山翠而開戶牖。陽產靈芝。言其開朗。陰宿牛斗。言其高峻也。今且紛披而長松已倒。喝孽而怪石如走。况有哀猿一啼。客淚俱迸矣。荒哉隋帝製此甚難。而頽朽則易。向使不亡。豈為唐有哉。唐則雖無增修。猶置官守。游幸時臨。固非瑤池之遠。遺跡已舊。仍是雕墻之餘。可不戒乎。况時屬艱危。故嗟望良久。嗟歎頂荒哉。八句。今天主符於鳳翔。幾為亡隋之續。更駐馬而徘徊耳。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第一首。初至也未至而遠望。但見崢嶸赤雲之西。日脚下於平地。荒村日暮景象也。忽而宿鳥驚喧。歸客從千里而至。樂何如耶。蓋柴門久無人至。故人至而

鳥雀喧。先聞鳥雀而後見客至者。從家人耳目中寫出。兵亂崎嶇。一生萬死。反若以尚在為怪事。故始而驚。繼而下淚。因曰世亂飄蕩。我之生還。亦偶然事耳。即鄰人聚觀。俱為歎息也。於是更闌秉燭。相對如在夢中。通首悲苦。借傍人形容更妙。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第二首還家。明日之事也。晚歲而迫偷生。即還家亦

少生趣。往日思家。至還家之後。更見其艱難也。嬌兒繞膝。以拋離之久。畏我復去耳。又念昔去之時。追涼遶池樹。歸而秋盡。北風蕭蕭矣。未免撫事而煎百慮也。應少歡趣。句然幸聞禾黍得收。新釀已熟。則有酒可飲。何及其他乎。

群鷄正亂叫。客至鷄鬪爭。驅鷄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第三首鄰里相過問也。群鷄忽然亂叫。客至而鷄喧也。因鷄之喧。不聞有客。及驅鷄上樹。始聞叩門之聲。蓋父老數人。以我遠歸。特來相問。手中各攜酒盞。酒色又清濁不同。極寫荒村景色。因自言酒味之薄者。以黍地無人耕也。兵革未息。兒童東征。役及兒童。則村中父老外無他人矣。因歎艱難之際。用情如此。所以歌罷而歎。四座涕流也。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

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淚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行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需。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

不
言
言
六
陂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鴞
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
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况我墮胡塵及
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
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鞵
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圻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
帛救汝寒凜冽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

眉濶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
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
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俯覺妖氛豁陰風西北
來慘淡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好馳突送兵五千人驅
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
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
官軍請漢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
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
久皇綱未宜絕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殖醢同

惡隨蕩析不聞商周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
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
固有神灑掃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皇帝二載四句直序提綱以下皆問家室之事也時

維艱虞朝野少暇止因恩詔特許故敢歸耳請闕拜

辭而休惕顧戀者以朝野未寧我雖無匡補而恐君

有遺失也然我在朝所見君誠賢主經緯密勿如此

而祿山之孽禍亂未已臣甫為之憤切所以出朝揮

淚行道恍惚徒以天地瘡痍而憂虞未畢也此段去

不忘君之意下接道塗句行邁靡靡往踰阡陌但見

人烟蕭瑟即有所遇皆被傷流血之民回首望之風

翔未遠而旌旗明滅也更進而寒山重叠矣山泉澗

沍惟堪飲馬郊鄉低下涇水中通惟其重山之中故

猛虎吼前蒼崖如裂也困苦極矣乃木石無知動人

傷感故菊仍秋花而石存古轍遠望青雲方動高興

近見幽事亦可悅心蓋山果之瑣細者橡栗羅生或

丹或黑或苦或甘各霑雨露之恩俱有結實之日山

中此景恍入桃源。苟能早為隱遁。何至身世飄流乎。
 初則出門戀主。故回首鳳翔。今則將至而望家。引領
 鄜州矣。然巖谷之間。出沒未已。我已行於水濱。僕尚
 在於木末。而耳目之前。但有鳴鷄晚鳴。野鼠亂出。或
 夜經戰場。惟白骨縱橫而已。嗟乎。此皆秦民也。因潼
 關之師。倉卒潰散。遂致此乎。此段序途中所見。因歎
 我墮賊中。歸而頭白。去既經年。今日方至。相見時妻
 子。縷縷慟哭失聲。反令松濤共沸。泉水咽流矣。平生
 愛子。顏色如雪者。背面啼號。雙足垢泥。單衣至骨。而
 牀前兩女。補綻麤完。昔有海圖與舊繡。無奈縫為衣
 被。故波濤曲折。移而紫鳳天吳。顛倒於短褐之上。
 紫鳳頂舊繡。天吳頂海圖也。我則道路奔馳。已經勞
 頓。還家光景。又極凄其。情懷作惡。臥病數日。然囊中
 亦有匹帛。足以救汝之寒。更有粉黛衾綢。一時羅列。
 覺茅屋之下。頓有光輝。於是病妻強起。而拭面。癡女
 學母而梳頭。抹朱粉而移時。畫修眉而無度。對之覺
 骨肉情深。飢渴暫忘矣。且問事而競挽鬚。雖為無禮。
 而見父嬌癡。誰忍即為嗔喝耶。因言凡若此者。止以

新歸故覺其慰意耳。而生理之困苦。尚未說及也。此
段寫還家之樂。又接言我之生理亦何足道。天子尚
爾播遷。練卒不復休息。人事既新。天運亦改。故仰觀
而天心順。旁視而妖氛開矣。且北風甚競。回紇南來。
其王既已效誠。其人又復勇悍。遣兵五千。驅馬一萬。
兵馬不多者。正以少為貴。而四方推其勇決也。將所
向無不披靡。所破無不迅疾。所以聖主虛懷。時議奪
氣。行見東京指掌而收。西京亦不時而拔也。更兼官
軍深入。蓄銳俱發。一舉而開青齊。略恆碣。循之天道

於驕陽之後。必有肅殺之令也。則安史之亡。歲月之
間。可立而待。天綱庶其不絕矣。此段序肅宗時事。又
言亂離之初。原與古先亡國者不同。國忠既誅。同惡
流析。昔未聞商周能自誅褒姒妲姪。而玄宗獨能不
惜貴妃。中興之機。實在於此。况肅宗之明哲。同於周
宣光武乎。下接言當日誅國忠貴妃之謀。實起於陳
玄禮之忠烈。苟非爾。天下已不可為。惟有爾。故於今
國猶活也。此段追述玄宗事。今則舊京之宮殿尚在。
都人之望幸已深。而佳氣生於金闕矣。闕陵固有神

靈灑掃至今不缺。可見鐘虞不移廟貌如故也。又言
太宗立國規模原為宏遠。今遺澤未泯。豈區區祿山
遂能篡之乎。肅宗之興。其必然矣。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
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天上之秋期已近。故人間之月影逾清。入河而蟾猶
不沒。搗藥而兔自長生。寫月影清也。乃自我對之。徒
覺丹心益苦。白髮愈明而已。今干戈滿地。國西即是
軍營。尤景淒涼。即明月亦不堪回照矣。

喜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韵

胡騎潛京縣。官軍鏖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
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
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游
魂待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
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
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
遺毒螫。已足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

漢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
 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
 香醪。

慶緒尚據京邑。而官軍已臨賊濠。如釜內之魚。欲圖
 假息。而穴中之蟻。將欲何逃乎。四句總起。張殿而羅
 玄冕。文臣濟濟也。轅門而照白袍。武臣桓桓也。初駐
 鳳翔。秦山以當警蹕。今來京輦。漢苑已入旌旄。拒險
 何勞。而羊腸已過。乘輿既至。而雉扇雲橫矣。故近都
 五原。空存賊壘。關中入水。已見液澄也。今朝廷之意。

以游魂待爾。則乞降不可再得。尚詐不過徒勞。可不
 早計乎。况元帥已歸龍種。廣平王也。司空已握豹韜。
 郭子儀也。前軍握節。左將佩刀。李嗣業也。賢材傑出。
 用兵若神。故兵氣之盛。飛鳥不翔。威聲所加。巨鱉失
 勢。而兵士之練。又戈鋌皆如雪色。弓矢命中秋毫。此
 時天心否盡。和氣方來。誰云毒螫尚遺。孰知蕪穢皆
 洗乎。此皆因睿算自神。禁軍皆奮也。且回紇之助討
 者。又久騰絕域。近渡臨洮。此輩既感恩而至。殘俘又
 何足獻乎。惟有先鋒染血。突將操刀。一切斬艾之。而

已。夫安史之亂。人心不與。今也都城喜動。昔也子女
 悲號。感今追昔。不勝歡忭。雖久困賊中。已無餘物。且
 將金釵換酒。以迎王師矣。

杜詩論文九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至德二載扈從還京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暫屈
 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

仙仗而離丹極。玄宗去也。妖星而近玉除。祿山來也。

須為下殿走。合元之仗已移。不可好樓居。驪山之宮。空建也。四句從亂時說起。今雖蜀地遠。巡警屈汾陽之駕。然齊城終下。還飛燕將之書。則依然七廟之略。與萬方為更始矣。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露瀝望青霄。

第二首頂廟略二句。生意甘於衰白。大涯正爾寂寥。而忽聞哀痛之詔。又下聖朝。喜可知矣。於是羽翼而懷商山李泌將去也。文思而憶帝堯。玄宗在蜀也。叨逢罪已之日。頂哀痛句。故灑淚而望青霄也。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第三首頂燕將二句。收復兩京。已煩汗馬。當及春日。盡鏟賊壕。於是班師行賞。當歌杖杜之詩。而謁廟告虔。必及薦櫻桃之月。預期之也。惟安史之叛亂。而橫戈未已。故諸將立功。而甲第日高矣。且萬方既聞收京。頗有表賀。聖躬無乃獨勞乎。

洗兵馬

收京後作

上詩論

還京九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危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餽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傑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鷄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

既畱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換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諸將已收山東捷書夜報恐其未確也。至晝而所傳無異喜可知矣。河廣而一葦可度。剋京而被竹已成。

安氏其能保乎。卽有鄴城之圍。不日亦破。蓋因獨任朔方之帥。故成大功也。於是吐番既通。而皆騎汗血馬。回紇助順。而與宴於葡萄宮。一段皆捷書所傳之言。今雖喜海甸初清之時。因思鳳翔駐蹕之日。三年奔走於關山。萬方震驚於草木。幸廣平王功大而小心。郭子儀謀深而振古。李光弼之議。鑿出群王。思禮之氣。槩清遠。此二三豪傑。卽所謂中興諸將也。整頓乾坤。時艱已濟。一時諸臣。東走者不必尊鱸之思。南行者無復繞枝之歎。寇覓既入。而侍從有人。宮闕依然。然而烟花正繞。於是玄宗既返。而鶴駕宵臨。龍樓問寢。是誰之功乎。而攀龍附鳳。如鳳翔諸公。氣勢飛揚。王侯指顧。汝等竊位而行。皆貪天功耳。乘時而起。豈係身強耶。今關中旣畱蕭華。幕中復用張鎬。皆開元舊臣也。而張公又歷練四方。儀狀瑰偉。起用適會於風雲。扶顛更振其籌策。則青袍白馬。如鱗翼諸公。亦復何有。而今世之得再昌者。又誰人之功乎。以上序事。今且普天入貢。祥瑞日聞。不知何國先致白環。已見諸山之出銀甕矣。所以隱士不必入山。詞人因而

獻頌田家竭力耕桑。天下太平可致也。於是淇上之戰士急歸。而閨中之思婦可慰。從此挽天河之水。以洗甲兵。永不復用。不亦樂哉。以欣喜頌禱之詞終焉。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此因哥舒翰失守潼關也。追言昔不憚士之勞苦而築此城者。既高且堅矣。大城言其堅。小城言其高。互文也。借問何為乎。曰以備邊也。於是要我下馬。指點山隅。但見高山列障。戰格連雲。飛鳥亦不敢度。一旦有警。但歛兵自守。而西都無憂矣。君看險窄之處。止容單車。古所云一人當關。萬夫莫度者。道以上皆述關吏之言。嗟夫。形勝如此。更有百萬之眾以守之。何以哥舒翰桃林一戰。盡為烏有哉。因戒後之守關者。弗學哥舒也。

留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
 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何為傾國
 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
 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烏休飛。哀笳曉
 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
 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此因肅宗留回紇於沙苑也。花門回紇也。是為天之

驕子。食肉而氣勇決。此其性也。兼以秋高馬肥。往往
 馳獵於漢地。自古不能制。即詩人亦云薄伐。是當修
 德以俟之。羈縻以待之而已。今乃傾國而來。出入朝
 宇。蓋為祿山之亂。借以驅除耳。故公主歌黃鵠。而出
 降。君王指白日。以共盟。於是左輔雲屯。盧帳蔽野。百
 里之間。皆如積雪。且長戟森列。而鳥不敢飛。哀笳曉
 吟。而聲為嗚咽也。附近田家。麥倒桑折。而沙苑清渭。
 千騎縱橫如此。因歎回紇踰太行。而至京邑。須使之
 遄歸。苟久留於此。轉見田野之蕭瑟矣。頂田家六句。

結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芘制山賊起。近聞昆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關。行速如鬼。

此欲塞蘆子關也。受降五城。所以控制吐番者。遠在極邊。且隔河水。亦遠濶矣。祿山之亂。兵盡東征。亦空

虛矣。今史思明既割據懷衛。高秀巖復統兵而西。其往回略地。當從大荒之外而來。則嶠函之險。已爲虛設。惟有延州蘆子關。爲秦中北戶。苟得萬人疾驅而塞之。不可緩矣。岐又有薛景仙。能制山賊。敗祿山。可以爲犄角也。則蘆關外制吐番。內扼安史。昔日立關深意。蓋在於此。誰爲朝廷言之乎。且賊衆行師迅速。遲則恐不及矣。

新安吏 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

上詩命文

還京九

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
 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
 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夕望
 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
 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客行新安而聞喧聞點兵故問之吏曰縣小無丁府
 帖昨下遂點中男中男十五以下不成丁者也二句
 吏答詞因念中男短小何足為用肥男有母故肥而

有母送瘦男無母故瘦而獨伶仃也此時之人送者
 行者無不痛哭故觀白水而暮流無情隔青山而哭
 聲猶在也又歎曰收汝之淚莫使眼枯也即眼枯見
 骨誰知之乎今我軍既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賊不意
 賊勢難料而我軍又復潰散且依故壘而練卒不復
 為征進之計則今日之行不過自守而已故掘壕不
 必深牧馬非難事况王師之順逆有辨軍中之撫養
 甚明則送行者不必過悲主將之待汝如父兄也慰
 之甚正痛之深也

石壕吏

壕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暮投村中。而吏夜捉人。夜者掩其不備。如捕盜賊也。乃止。有老翁老婦。翁則踰牆而逃。婦則開門而出。而

呼者怒甚。啼者苦甚。蓋因老翁之逃。責及老婦也。一段序其事。下即老婦寫其情。聽老婦之詞。則家有三男。皆赴鄴城之戍。而一男書至。二男戰死。存者偷生。一男也。死老已矣。二男也。則一室之中。翁婦之外。止有乳下之孫耳。有母未去。而襁褓不堪。未去者。死男之妻也。無已。則有捐軀而已。故筋力雖衰。請從吏去。固不足以應役。猶可以執爨也。一段皆老婦之詞。於是夜久而語聲已絕。如聞泣聲幽咽。如聞者。腸斷氣絕。不能出聲也。至天明登途。獨與老翁別耳。前途者

老翁昨已踰牆而出不在家也。而別翁一段悲啼竟不言及。而其意愈苦。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

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兔絲而附蓬根。不得所附。故引蔓不長。嫁女而與征夫。不得所歸。故不如棄路傍也。四句比典引起結髮。而為君婦。恩義已深。乃暮婚晨別。無乃太匆忙乎。婉而悲。是新婚人語也。雖云君行不遠。守邊河陽耳。但妾初入門。百事未諳。何以事姑嫜乎。因言父母養我之時。令我避人。所以百事不諳。及出嫁之時。雖雞狗亦得攜去。愛我如此。孰知今日。妾棄如此。豈父母生

我之意乎。所以君當生死之地。沉痛迫於中腸。雖欲隨君同往。則攜家而行。去就反爲不便。不如決絕前。往。努力事軍事可耳。卽我同往。則婦人在軍。兵氣爲之不揚。不敢以私害公也。又念貧家之女。卽一羅襦。久而方就。其難如此。乃自今不復更著。而紅粧盡洗。以絕君念。因歎百鳥無不雙飛。而人事乖離。與君相望。而不相見。哀哉。通篇皆新婚之言。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

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旣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四郊未靖。所以雖老不安。况子孫陣亡已盡。又安用獨存乎。故投杖出門。一往不顧也。已雖激烈。同伴反

爲辛酸。蓋牙齒雖存。骨髓已乾。亦何用乎。乃竟介冑而來。長揖上官。以強壯激烈語。寫衰邁痛苦之情。其悲益甚矣。下乃收轉。已則去矣。而老妻何以爲活。故臥路衣單。不能不爲傷心也。又歎曰。此行已成死別。復何顧哉。然一息尚存。不能忽然。故不暇悲已之死。而又傷彼之寒也。乃老妻亦知我不返。而猶以加餐相慰。又不暇念已之寒。而悲我之死也。然又自慰曰。我今所往。土門之壁壘甚堅。杏園之道路雖遠。猶異於鄴城之戰。與賊爭頃刻之命。則死亦尚寬也。凡人生之離合有數。豈擇我盛衰之年乎。所以憶昔少壯而遲回。長歎也。况萬國之民。無不征戍。而烽火滿於崗巒。血肉被於草野。則何鄉爲樂土。尚何足戀哉。所以弃捐蓬室。而心肝摧絕也。通篇述老翁之言。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孤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

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
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
別。何以爲蒸黎。

天寶之盛。既已寂寞。故園廬變爲蒿藜。卽就我里。亦
有百家。世亂各爲逃竄。存者久無消息。死者永爲塵
泥也。故園廬敗沒。百無一存。賤子反幸敗亡之餘。偷
走而歸。歸尋舊蹊。無非空巷。但見蓬蒿瓦礫之地。日
光慘淡。氣色慘淒。惟有狐狸之類。久宅於中。反怒人

而啼也。四鄰之間。或有一二老寡。無奈強存。餘無人
矣。因歎宿鳥尚戀本枝。我又何往。故且窮棲于此。荷
鋤灌畦而已。不意縣吏知我歸。終不我釋。遂自念。雖
從本州之役。非爲甚難。然內顧一無所有。何妨仍復
遠去。又念近行止於一身。遠去終於飄泊耳。轉而歎
曰。家室旣已蕩盡。遠近亦何異乎。何必本州之可戀。
而遠方之定逃也。又轉念我甚痛者。長病之母。生不
能養。死不能塋。五年委於丘壑。生我何爲。能不酸痛。
耶。以上皆無家者之詞。因歎人生至無家可別。何以

慰天下哉。讀上五首。知養兵雖為病民。而僉黠之害更甚也。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

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竟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鄭公君樗散之職。鬢已如絲矣。畫師昔闢立木所羞稱。而為鄭處所自逆。為其狂也。乃今遠貶之日。而萬

里傷心。况值中興之時。而百年垂死。寫其恨也。君蒼茫而行。長途已往。我邂逅他故。出餞為遲。故闕為面別也。夫先生老矣。即此為永訣之日。惟有九泉之下。再敦友誼耳。所以遠貶之故。一字不言。為親者諱也。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節磗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年奔波逐餘寇。驂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

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
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
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東郊瘦馬使我傷心者以其骨體俱出兀如堵墻也
乃尚為羈絡所絆欲動而反為歎側此豈有意于騰
驤者乎看之而見六印俱帶官字問之而知官軍弃
於路傍所以皮乾剝落雜以泥滓毛暗蕭條加以雪
霜益可憐矣因念去年奔走避寇之時驂騾之不慣
於道路者且不復用因以內廐分給士卒則此馬未

必非乘輿之物也止因一蹶之悞而致此委弃耳故
見人而如訴失主而無光天寒遠放而野鴈為伴日
暮不收而飢烏啄瘡可哀甚矣因望日誰能收養以
終其惠他時更試其材則在明年春草之長必有可
觀者已此詩全以乘黃二字發議

畫鵲行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
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蒲膠
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

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高堂而忽見生鶻蕭颯之姿是為秋天之英物也突然而起初驚其絕無拘攣何以突兀久立細而察之乃畫師之妙巧同造化寫此神物以充君玩也下四句寫其神俊鳥雀滿枝惟恐其出蓋其側腦看天若有軒然之勢但自負英姿不肯為眾禽下擊耳夫長翻之勁而如刀劍則人寰立可超越乃天地空濶而不能飛粉墨蕭瑟而徒供人玩終是畫鶻耳雲沙之外真有此烟霧之質吾亦何必為之悲傷而紆鬱乎終以生鶻結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同一臘日也。去年而暖尚遙。今年而凍全消者。以扈從還朝。春光先被也。故萱草初青。尚侵凌雪色。而柳條小綠。已漏泄春光矣。因其和暖。欲謀良夜之醉。正

值還家。而初散紫宸之朝也。朝罷兼承恩賜。口脂面
藥。自天而下矣。口脂面藥之賜。唐朝臘日之常例。翠
管銀罌。盛脂藥之器也。

